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三十三卷 周城隍辨冤斷案

肅肅清風解多衣，一生守法並無違。

丹墀拜罷寒威徹，萬古千秋烈日輝。

從來只有冤獄難斷，俗語道：「宋朝閻羅包老，曾斷七十二件無頭事。」我朝也有一人與閻羅包老一樣。在下未入正回，先說一件事，幾乎枉冤。奉勸世上做官的不可輕忽，人命關天，非同小可，切須仔細，果是死者不可復生，若屈殺了他，九泉之下，死不瞑目，畢竟有報。

話說萬曆丙戌年，京師有一劉婦人，先前與一個羅長官通姦，鄰里都知此事。後來囉長官有事出外，竟不相往來。劉婦人的丈夫在外傭工，經年不回。這劉婦人是個極淫之人，見丈夫經年不回，欲心如火一般，羅長官又長久不來，好生難過，遂取胡蘿蔔一根如陽物長大者，放在被窩之中，每到夜間，先將蘿蔔潤之以唾沫，插入陰門之內，一出一入以為樂。心心念念想著羅長官，到那樂極之處，口裡咿咿呀呀只管哼著「達達羅長官」。每夜如此哼羅長官不絕聲，鄰人都聽得，只道羅長官又來仍修舊好，那裡得知，這個羅長官不是那個羅長官。有個江虎棍，一向看上這劉婦人，又見此婦與羅長官通姦，屢屢要來踹渾水。此婦再三不從，江虎棍甚恨，道：「你既與羅長官通姦，怎生不肯與俺通姦，難道俺不如羅長官？」常要殺這兩個姦夫奸婦，以泄胸中之忿。一日，這劉婦人的丈夫傭工回來，帶了些傭工錢而回，買了些燒刀子，吃了上牀而臥。雲雨之後，昏昏睡去。江虎棍在門邊竊聽，不聞得哼羅長官之聲，也不知道他的真正丈夫歸來，暗暗的道：「這騷根子夜夜哼羅長官，今夜不哼，想是羅長官不在，定是獨睡，俺挨進求奸，如再不允，先殺了這騷根子，後再殺羅長官未遲。」想了一會，回到家，取了尖刀一把，潛身跳入這婦人宅內，聽得有兩人鼻息鼾睡之聲，江虎棍認定是羅長官，大怒之甚，拔出刀來，連殺二人而去。次日巡城御史拘左右鄰里審問夫婦被殺之故，鄰人一齊都道：「先前此婦原與羅長官通姦，近日這婦人每夜呼羅長官，然但聞其呼羅長官，並沒有見羅長官的蹤跡。今日夫婦一齊殺死，或是羅長官妒奸之故，亦未可知。」御史就拿羅長官來究問，不容分辯，竟問成死罪。羅長官哀訴道：「日前委有姦情，近來有事，絕不相往來，已隔了七年餘矣，怎生還有這殺死之事？」御史道：「鄰人都說這婦人每夜呼羅長官，不是你是誰？」羅長官竟辯不得，問成妒殺之罪，秋後處決。臨刑之時，羅長官大聲喊叫，極口稱冤，官府暫免行刑。這日江虎棍見要處決羅長官，心中有些不安，走到市上，看著這羅長官將殺，暗暗嗟歎不已。不知不覺，天理昭昭，走回對妻子道：「世間有多少冤枉事！俺殺了人，反將羅長官抵罪，真是捉生替死。」妻子問道：「是怎麼緣故，你怎生殺了這男女？」江虎棍將始末根由一一說出。不意他這妻子也與一個人通姦，那日姦夫正走進門，與他妻子行奸，正在得意之際，不意江虎棍回來，姦夫慌張躲入暗處。江虎棍說話之時，被這姦夫一一聽得明白。這姦夫正要擺佈這個江虎棍，驅除了他，便與他妻子一窩一被，安心受用。今日可的落在他手裡，便與他妻子計較端正，要乘此機會斷送了江虎棍，做永遠夫妻，遂教他妻子到官出首此事。江虎棍活人活證，怎生抵賴？一一招承，遂一刀決了，方才出脫了羅長官之罪。果是：

近奸近殺古無訛，惡人自有惡人磨。

小子單說這一件事，可見折獄之難，不知古來冤枉了多少！看官，你道浙江城隍爺姓甚名誰？這尊神原是廣東南海人，姓周，單諱一個「新」字，初舉鄉薦，為御史彈劾敢言，貴戚畏懼，與宋朝包拯是一樣之人。那包拯生平再不好笑，人以其笑比之黃河清，又道：「關節不到，有閻羅包老。」所以人稱之為「閻羅包老」。我朝這尊活神道人都稱他為「冷面寒鐵周公」。永樂爺亦知其名，命他巡按福建及永順、保河，凡所奏請，無有不從，後擢雲南按察使，又改浙江按察使。

不說這尊活神道來做官，且說浙江金華府有個冤枉的人係於獄中，這人名王可久，家中頗有田產。王可久收了些貨物，到福建漳州做生意，他一個伙計卻去下海。時海禁甚嚴，那伙計貪圖海外利息，指望一倍趁十倍。正到海邊，不期被巡兵拿住，下在獄中。那些牢頭獄卒叫他安板平人，以為詐害之端，遂連王可久也監禁在獄中受苦，一連七年不得回來。王可久的妻子耿氏，年紀後生，甚有顏色，見丈夫一連七年不回，心中焦躁，聞得市上有個楊乾夫，會得推命，就走到楊乾夫家，將丈夫八字推算。楊乾知得王可久七年不回，見這耿氏又生得標緻，並無兒女牽纏，伯叔主張，況且廣有田產，一邊推算，便起奸謀之心，假意驚慌道：「這個八字，是十惡大敗之命。據前歲流年看將起來，日犯歲君，又無吉星救護，死已三年矣，還算什麼來？」這耿氏聽得說丈夫死了，便掉下淚來。楊乾夫又勸住道：「且莫要哭，恐一時心粗，看差了亦未可知。將這八字放在這裡，待我慢慢細細加意與你推算，隔數日來討實信。」耿氏便手上除下一個金戒指來，送與楊乾夫道：「勞先生細細與奴家丈夫推算則個。」說罷自去。隔了數日，耿氏走來討實信。楊乾夫不住歎息道：「我始初只道推算不細，還有差錯之處，一連幾日，細細與你查流年、月建度數，並無一毫生氣。寅申相衝，太歲當頭，准准在前年七月間死矣。如今這兩個流年，都是入木之運，久已作塚中枯骨了。但不知娘子命運如何，待在下再與你細推，便知分曉。」耿氏說了八字，楊乾夫算道：「娘子這八字大好，不是前夫的對頭。但前年七月間喪門、白虎星動，必生刑傷剋夫之禍，又無兒女，若肯再嫁，倒有收成結果。今年紅鸞、天喜弔照，必主有招夫之喜。」耿氏見說，大動其心而去。楊乾夫自此之後，每夜深之時，悄悄走到耿氏牆門之外假裝鬼叫，或拋磚擲瓦以驚懼耿氏，耿氏果然心慌。一邊就叫心腹媒人到耿氏處說親。耿氏只道丈夫果死，將錯就錯，嫁了這楊乾夫。楊乾夫又精於房中之術異常，與耿氏恣為淫樂，耿氏甚喜。楊乾夫中了耿氏之意，便把他家產盡數占而有之。王可久十年受累，方才放回，身邊並無一文，叫化而回。走到家裡，妻子、田產已並屬別人了，訪問是楊乾夫娶去。只得走到他門首探訪信息，恰好耿氏在於門首。王可久衣衫百結，況獄中監禁多年，其人如鬼一般模樣，連耿氏也十分認不出了。王可久見了自己妻子，正哭訴其事。楊乾夫一見，將王可久毒打一頓，筋骨俱傷，反說他泛海漏網，竟將他告府。你道楊乾夫好狠，就將王可久前時家中積下的錢財費了數百金買上買下，盡數用透了。王可久一句也辯不得，問成泛海之罪，下在獄中，就要暗暗安排死他。幸而天可憐見，這尊活神道來，已知這件冤枉之事，急提這一千人犯來審。一一審出真情，將楊乾夫即時打死，其作法書吏並強媒一並問罪，耿氏知情不救，杖責，其田產悉判歸王可久。若周爺遲來數日，王可久已為獄中冤鬼矣。即日逐去了這個胡涂知府，從此紀法肅然。

他初來浙江之時，道上忽有蒼蠅數千，窸窣的飛到他馬前，再趕不去。他道定有冤枉，叫皂隸跟著這蒼蠅，看集於何處，遂就地掘將起來，得一個死屍，卻是死不多幾日的屍首，身邊只有一個小小木布記在上。周爺叫把這個小木布記解下，帶到任上，悄悄叫人到市上去買布，看布上有這個記號的，即便拿來，細細審問，道：「你這布是誰人發賣與你的？」那店主人轉轉說出，遂將那人拿來一審，果是打劫布商之人。追出原贓，召布商家領去。家中方才得知死於劫賊之手，將劫賊問成死罪。

一徽客，到於富陽道旁，見一黏鳥鵲之人，竿上縛著二鵲，二鵲見徽客不住悲鳴，有求救之意。徽客甚是哀憐，把二分銀子付於黏竿之人，買此二鵲放生。徽客不老成，一邊打開銀包之時，其中銀兩甚多，散碎者不計其數，當被驢夫瞧見，遂起謀害之心。走至將晚幽僻之處，從驢上推將下來，用石塊打死，埋於道旁，取其銀包而去，竟無人知其事。怎知那二鵲感放生之恩，一直飛到按察使堂上。周爺正在坐堂之時，那二鵲直飛到案桌邊悲鳴不已，似有訴冤之意。皂隸趕起，又飛將下來，其聲甚是悲哀。周爺吩咐二鵲道：「汝莫不有冤枉之事伸訴？如果有冤枉，可飛到案桌之上鳴叫數聲。二鵲果然飛到案桌上鳴叫數聲，頭顛尾顛。周爺又吩咐二鵲道：「果有冤枉，吾命皂隸隨汝去。」就叫一個皂隸隨二鵲而去。二鵲果然通靈，一路飛鳴，似有招呼之意，直到富陽謀死處飛將下來，立於土堆之上，鳴噪不住。皂隸扒開土來一看，果有一個謀死屍首，頭腦打碎，身邊卻有馬鞭子一條。皂隸取了這條馬鞭來報與周爺。周爺夜間睡去，見一人披頭散髮跪而哭道：「小人的冤家非桃非杏，非坐非行，望爺詳察。」說罷而去。次日坐堂，想這一條馬鞭定是驢夫謀死失落之物，即命富陽縣盡將驢夫報名查數。富陽縣將驢夫名數送來，中有李立名字。周爺見了悟道：「非桃非杏，非坐非行，非『李立』而何？」登時把李立拿來。李立見了周爺，不打自招承，果係謀死。追出原銀，已用去

一半，問成死罪；徽客屍首著親屬埋葬。有詩為證：

二鵲感恩知報冤，急來堂上亂鳴喧。
若無此位靈神道，誰洗千年怨鬼魂？

話說當年艮山門外，有座翠峰寺，是五代時建造，去城甚遠。其中和尚多是不守本分之僧，雖然削去頭髮，其實廣有田園桑地，養豬養羊，養雞養鴨，看蠶殺繭，畜魚做酒，竟是一個俗家便是，只是夜間少一個標緻婦人伴宿。從來道：「飽暖思淫欲。」這些和尚日日吃了安閒茶飯，又將肥肉大酒將養得肥肥胖胖，園裡有的是嫩筍，將來煮狗肉吃。像魯智深說得好：「團魚腹又大，肥了好吃。狗肉俺也吃。說甚麼『善哉』？」雖然如此，卻沒有魯智深這種心直口快之性。這些和尚只因祖代傳流，並不信因果報應之事，吃葷酒慣了，只道是佛門中的本等。不說自己不學好，倒怨恨父母將來把在寺中，清清冷冷，夜間沒有妻子受用。有詩為證：

僧家只合受清貧，若果贏餘損自身。
何不看經並念佛，貪他葷酒受沉淪！

就中有兩個小和尚，尤為不好，一發是個色中餓鬼，一個叫做妙高，一個叫做慧朗。

不說這兩個不好，且說村中一個婦人霍四娘，丈夫務農為生。霍四娘年紀二十八歲，頗有幾分顏色。一日要回娘家去，因娘家住得頗遠，不免起早梳洗，穿了衣服走路。因起得太早，況且是鄉村野地，路上無人行走，霍四娘一路行走，不覺倦將上來，打從這寺前經過，且到山門前略略坐地。這霍四娘千不合、萬不合，單身獨自坐在山門前。你道這冷冷清清之處，可是你標緻婦人的坐處麼？恰好這兩個冤家出來，劈頭撞著，看見他標緻，暗暗道：「我的老婆來矣。」便假作恭敬上前道：「大娘請到裡面奉茶。」霍四娘道：「不消得。」兩個和尚道：「大娘到那裡去？」霍四娘道：「到娘家去。」兩個道：「大娘恁般去得早！」霍四娘道：「路途遙遠。」兩個道：「既是路途遙遠，怎生不進小寺奉一杯茶去，接一接力？」霍四娘道：「就要起身。」說罷，便要移步。兩個不捨得，見路上並無行人，便一把抱住，拖扯而進，要強姦這霍四娘。霍四娘不從，大罵「該死禿驢」，罵不絕聲。兩個和尚大怒之極，把廚刀登時殺死，將屍首埋在一株大冬青樹之下，更無人知覺，連本寺和尚也不知道。因寺中寬大，各房住開，這房做事，那房並不知道。況且起早，誰疑心有這件事來？冤魂不散，自有天理。一日周爺坐堂，忽然旋風一陣，將一片大樹葉直吹到堂上案桌邊，繞而不散，其風寒冷徹骨，隱隱聞得旋風中有悲哭之聲，甚是悽慘。周爺道：「必有冤枉。」叫左右看視此葉，都道城中並無此大葉，只有艮山門外翠峰寺有此一株大冬青樹，去城甚遠。周爺悟道：「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，冤魂來報我也。」即時帶了多人，來到翠峰寺大冬青樹下發掘，不上掘得數尺，掘出婦人屍首，尚是新殺死的。周爺將和尚一一審過，審到這兩個和尚，滿面通紅，身子不搖自顫，一一招出殺死情由。先打八十，問成死罪。細搜寺中，豬羊雞鴨成群，房房都是酒池肉林。大怒之極，將每個和尚各責三十，押還原籍，將寺盡行拆毀，田產俱沒入官，變賣以濟貧民。有詩為證：

豬羊雞鴨鬧成群，釋氏魔頭此是君。
更有兩名淫色鬼，活將婦女殺之云。

又有一個做經紀之人，名石仰塘，出外多年生意，趁得二百兩銀子。未曾到家，看見天色將暮，恐自己孤身被人謀害，在晏公廟走過，悄悄將來藏在香爐底下。夜深歸去，敲開了門，妻子見了道：「出外多年，趁得多少銀子？」石仰塘道：「趁得二百兩，我要拿回來，看天色已晚，孤身拿了這二百兩銀子，恐有失所，我將來悄悄藏在晏公廟石香爐底下，並無人得知，明日清早去取來。」說罷，吃了夜飯，上牀而睡。次日清早，到晏公廟石香爐底下一摸，只叫得苦，不知低高。原來被人知覺，早已替他拿去了。石仰塘只得周爺處具告，訴說前由。周爺道：「你放銀子之時，黑暗中可有人瞧見？」石仰塘道：「並無一人。」周爺道：「你可與誰說來？」石仰塘道：「只回家與妻子說，並無他人知道。」周爺笑道：「定是你妻子與人通姦，被姦夫聽得，先取去了。」即拿妻子來當堂審問，果係與人通姦。其日石仰塘回時，姦夫慌張，躲入牀下，石仰塘說時，姦夫一一聽得明白。石仰塘走出外面，妻子乘機放姦夫從後門逃走，那姦夫就走到晏公廟，香爐底下取了這二百兩銀子，欣欣而去。果是：

隔牆須有耳，牀下豈無人？

遂問以淫婦姦夫之罪，追出原銀。尚未出脫。

又有一個杭府中獄囚，已經多年，忽然許告鄉民范典曾與同盜。周爺知是詐，遂叫范典到官，細細審問。范典稱冤不已，道：「與盜曾不識面，如何得有同伙之事？」周爺深知其受誣，遂叫范典穿了皂隸衣服、頭巾，立於庭下，叫皂隸卻穿了范典的衣服，跪於庭中，叫他不要則聲。驟然出其不意，取出這個獄囚來與這假范典同跪一處。周爺問道：「你告他同盜，他卻不服。」獄囚看了這假范典道：「你與我同盜，今日如何抵賴？」假范典低著頭，只不則聲。周爺又故意問道：「莫非不是他！」獄囚又看了一遍道：「怎生不是他？他叫做范典，住在某處，某年與小的同做伙計，某年月日同盜某家，分贓多少，某月日又盜某家，分贓多少。小的與他同做數年伙計，怎生不是他？」說得一發鑿鑿可據。周爺笑道：「你與范典初不相識，將我皂隸指成同伙，其間必有主使之入。」用起刑法，果是一個糧長與范典有仇，買盜妄扳。周爺大怒，遂將二人打死。自此之後，再無獄囚妄扳平民之害。有詩為證：

獄囚往往害平民，必有冤家主使人。
此等奸頑須細察，莫將假盜認為真。

話說湖州一個百姓洪二，腰了重資，要到蘇州置辦貨物，到湖州發賣，叫了一隻船。洪二在船中等候小廝，久而不至，榜公王七見洪二行囊沉重，獨自一個在船，小廝又不來，況且地僻無人看見，遂起謀害之心。把洪二一箠推落水中而死，把這行囊提了回去，反走到洪二家裡敲門問道：「怎麼這時還不下船？」洪二妻子吃一驚道：「去了半日了。」王七道：「我道這時候怎生還不下船，定是又到別處去了。」霎時間，只見小廝走回道：「我到船中去，並不見主人，不知到那裡去了，又不見行李。」妻子道：「他拿了行李，自然到船中去，難道有閒工夫到別處去？」王七道：「我因等不見官人下船，只得走來尋官人下船。」彼此爭論不已，竟無下落。告官追尋，彼此互推，杳無影響。告在周爺手裡，周爺看王七之相甚是兇惡，密問洪二妻子道：「船家初來問時，怎麼的說話？」洪二妻子道：「丈夫將行李去了多時，船家來敲門，門還未開，便叫道：『娘子，怎麼官人還不下船來？』」周爺又拘洪二兩鄰來問道：「你可曾聽得王七敲門時怎麼的說話？」兩人都道：「聽得王七敲門道：『娘子，怎麼官人還不下船來？』」周爺拍案大罵道：「洪二，是你殺死了，你已是招承了，怎敢胡賴？」王七還強辯。周爺道：「你明知官人不在家，所以敲門開口稱娘子，若不是你謀死，怎麼門還未開，你不先問官人，開口便叫娘子？不是你謀死是誰謀死？」王七被說著海底眼，神魂都攝，滿臉通紅，渾身自顫起來，一發知得是他謀死。遂一一招承，追出洪二行李，一一無差，問成死罪。有詩為證：

從來折獄古為難，聲音言詞要細看。
若把心思頻察取，可無冤獄漫相奸。

有兩人爭雨傘的，打將起來。張三道：「是我的。」李四道：「是我的。」兩人爭論不決。周爺便將傘劈破，各得一半，暗暗叫人尾其後。張三道：「我始初要把你二分銀子，你乾淨得了二分銀子有何不好？如今連這二分銀子都沒了。」李四道：「原是我的傘，怎生強搶我的！」遂把張三拿進，責罰二十，仍照數買傘與李四。

又有二人爭牛，彼此不決。周爺大怒：「將此牛入官，令人牽去。」一人默默無言。一人喧忿，爭之不已。周爺即判與喧忿之人，道：「此必爾之牛也，所以發極忿爭；此牛原與彼無與，所以默默無言。」即責治其人。其發奸摘伏之妙，種種如此，不能盡述。

那時衙門中有個積年老書手，名為莫老虎，專一把持官府，窺伺上官之意，舞文弄法，教唆詞訟，無所不至。周爺訪其過惡多

端，害人無數，家私有百萬之富，凡衙門中人無不與之通同作弊。周爺道：「此東南之蠹藪也。衙蠹不除，則良民不得其生。」遂先將莫老虎斃之獄中，變賣其家私，糴谷於各府縣倉中，以備荒年之賑濟。凡衙門中積年作惡皂快書手，該充軍的充軍，該徒罪的徒罪，一毫不恕。自此之後，良民各安生理，浙江一省刑政肅清，皆周爺之力也。周爺嘗道：「若要天下太平，必去貪官。貪官害民，必有羽翼，所謂官得其三，吏得其七也。欲去貪官，先清衙門中人役，所以待此輩不恕。」

那時有錢塘知縣葉宗行，是松江人，做官極其清正，再不肯奉承上司，周爺甚是敬重。後來葉宗行死了，周爺自為文手書以祭之，蓋重其清廉，且將以風各官也。每巡屬縣，常微服，觸縣官之怒，收係獄中，與囚人說話。遂知一縣疾苦，明日所屬官往迎，乃自獄中出，縣官恐懼伏謝，竟以罪去。因此諸郡縣吏，聞風股栗，莫敢貪污。始初入境之時，有暴虎為害，甚是傷人。周爺自為文禱於城隍之神，那虎自走到按察司堂下伏而不動，遂命左右格殺之。有詩為證：

周新德政，服及猛虎。

今之城隍，昔之崔府。

同僚一日饋以鵝炙，懸於室中。後有饋者指示之。周爺原是貧家，夫妻俱種田為生，及同官內宴，各盛飾，惟周爺夫人荊釵裙布以往，竟與田婦一樣，盛飾者甚是慚愧，更為澹素，其風節如此。所以當時周憲使之名震於天下，雖三尺童子莫不稱其美焉。那時錦衣尉指揮紀綱有寵，使千戶到浙江來緝事，作威受賂，害民無比。周新將來痛打了一頓，千戶即時進京哭訴於紀綱，紀綱奏周新專擅捕治，永樂爺差官校拿周新至殿前，周新抗聲陳說千戶之罪，且道：「按察使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，陛下所詔也。臣奉詔擒奸惡，奈何罪臣？臣死且不憾！」其聲甚是不屈，永樂爺大怒，命殺之。周新臨刑大呼道：「生為直臣，其死當為直鬼。」是夕太史奏文星墜，永樂爺悟其冤枉，甚是懊悔，即將千戶置之死地，以償其命。顧問左右侍臣道：「新何處人？」侍臣對道：「廣東人。」永樂爺遂再三歎息道：「廣東有此好人，枉殺之矣。」悼惜者久之。自後嘗見形於朝。一日，忽見一人紅袍立日中，永樂爺大聲呵叱，遂對道：「臣浙江按察使周新也。奉上帝命，以臣為忠直，為浙江城隍之神，為陛下治奸臣貪吏。」言訖，忽然不見。永樂爺遂再三歎息。後來周新附體在浙江城隍廟前的人道：「吾原是按察使周新，上帝以吾忠直，封吾為城隍神。可另塑吾面貌，吾生日是五月十七也。」眾人見其威靈顯赫，遂一新其廟貌，移舊城隍像於羊市裡。有詩為證：

威靈顯赫是城隍，未死威靈即有光。

直臣直鬼無二直，總之一直便非常。

又有詩贊道：

於謙死作北都神，周新死作浙江神。

人生自古誰無死，死後仍為萬古身！